

春

渚

紀

聞

春渚紀聞卷第五

韓青老農何 蓮 撰

雜記

章有篆字

吳興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筆簡古得石鼓遺法出文勛章友直之右所作復古編以正篆隸之失識者嘉之嘗爲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董文簡之孫妙於鼎篆而亦多見周秦凡有盤盂之銘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蓋坎爲水見於鼎銘多如此者并記之

唐子西論史

唐子西言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

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  
生種子矣

玉川昌黎月蝕詩

施彥質言玉川子詩才極高使稍入法度豈在諸公之下但諱以  
詩人見稱故時出狂語聊一驚世耳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蝕詩  
讀之有不可曉者既謂之效乃皆是玉川子詩何也亦常聞葉天  
經云玉川子既作此詩退之深愛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  
度處而取其合者附於篇其實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謂  
之改故但言效之耳

明皇無心治天下

周正夫言人君所論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張嘉貞却忘其名字  
不知用心向何處又河北皆陷顏真卿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謂  
有此人大大一箇顏真卿句疑有誤字自不知姓名又顏杲卿忠義貫

日月後其子不免饑寒不知平日勾當甚事乃知明皇本無心治天下也

古書託名

先君爲武學傳授日被旨校正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稟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爲徐州教授與陳無己爲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爲樹萱錄劉燾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婦公按公當作翁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

畫字行基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也又弈碁古亦謂之行碁宋文帝使人齋藥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碁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蓋碁戰所以爲人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行字於碁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著碁著如著帽著屐皆訓容也不知於碁有何干涉也且寫字著碁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并賢愚皆承其說何也

瓶酒借書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鷗開鎖魚又云明日還公一癡常疑二字不同因於孫愐唐韻五之字韻中瓶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也又得以證二字之差然山谷鷗夷字必別見他說當

是古人借書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書皆用之耳

定武蘭亭敘刻

定武蘭亭敘石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曆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宋景文公時爲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遊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大觀間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世人不得見也丙午金寇犯順與岐陽石鼓復載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語見於續仲永所藏定武蘭亭後康伯所跋也

鄒張鄧謝後身

邊鎬爲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爲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爲蔡伯喈鄒陽後身爲東坡居士卽其習氣似皆不誣也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呈此實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卽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於湖山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山筆力工妙盡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

近世士人略得形似便復輕訾前人自謂超神入妙出於法度之外者然不能爲人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紙以爲寶玩也蓬家所藏二橫軸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已來餘物散盡此二畫幸常在老眼耳又松陵朱象先東坡先生蓋嘗與之敘文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者其畫始規摹董北苑與然海而自出新意筆力高簡潤澤而有生理出許道寧李遠輩之上但其爲人既經東坡先生題目之後不肯爲人輕作又不爲王公大人所屈世所傳者亦不甚多其在嘉興日毛澤民爲郡守於郡城絕景處增廣樓居名月波者日與賓客燕息其上常延致象先爲作一大屏真近世絕筆但日來賞鑒之家未免徵逐時好未有深知二人者後遇真賞有捐千金而求其一筆不獲始以余言爲不謬也粹老二橫軸續仲永後得之其子承休歸鄭公輔也

精藝同一理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於鵝溪絹上戲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湔去故墨再三揮染卽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著入絹縷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嘗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云

陳涂共爲冥吏

晉江陳彥柔言文林郎知縣事孫復爲政廉明郡以其才力有餘俾參幕事一日與幕僚會茶獨見一黃衣人授以天符且云當與州之舉子涂楷者同領職迨還家越夕而卒時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已而楷聞孫死之異復夢衣黃紫人羅立庭參云天命召汝職領甚要旣覺忻然命筆書壁間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天書雖捧未容看南陽久作蟠龍臥應爲蒼生起謝安明年孫死之日楷無疾而終

天尊賜銀

臨安府天慶觀馬道士言有老道士劉虛靜年七十餘來寓雲堂每旦執爐於天尊像前注香冥禱意甚虔至觀有小道士伏於暗中默聆其禱乃云虛靜年老羈單一身常恐一旦數盡身膏草野若蒙上天賜以白金十星足爲身後之備志願足矣小道士乃取白蠟鑄成小錠俟其夕禱卽遙擲其旁虛靜得之驚異伏謝再三不復細視姑謹藏之語其徒曰人之誠悃常患不至爾雖天道高遠而聽甚卑無不從人者小道士復欲戲之因又密求視其所獲請之既數不免示之小道士卽懷之疾走衆中示羣道士相與笑其狂昧久之不至虛靜從而執之且熟視其物曰此白蠟耳非我所獲者喧譏不置必欲訟之官府小道士家素饒於財衆道士勸諭之曰汝若致訟則所費不止此不若如數償之遂真有所獲雖虛靜一時非意之禱而造物者宛曲取付蓋亦巧矣

撞鐘畫像作追薦

余仲兄馬氏嫂之母符離高氏女年二十以產乳歿其父朝議君念之深切夜夢女告之曰無它作冥助第呼畫人狀我并令像與我身等召鄰僧使糊鐘間祝撞鐘人及多許之金令晨昏聲鐘時呼我名氏而懺祝之俟此像忽自脫落了無損動卽我超生之兆也朝議君曉起語家人爲呼畫人及召寺僧如其言委之不數月忽夢女銖衣寶冠稱乘功德今當生樂處泣謝而去夢覺未及語而寺僧扣門以脫像爲示果無少損處云

張山人謔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溫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州牒巡尉毀拆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箇玉册官去碑額上添鐫兩箇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酒謔

宗室趙子正監永靜軍耽酒嗜書札而喜人奉已有過客執觚而前正遇趙於案間揮翰自得客自旁視再三而歎美其妙趙舉首視之曰汝亦知書耶客曰小人亦嘗留心字畫切觀太保之書雖王右軍復有不及者趙詬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嘗觀法書云王書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書一落筆則入木十分豈不爲過於右軍耶坐人皆賞其機中爲之絕倒趙亦笑而遣之

木中有字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紋成衍字如以濃墨書染者體作顏平原書會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後衍登進士第官至龍圖閣而終又晉江尤氏其鄰朱氏圃中有柿木高出屋山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上不知其數至於木枝細者破視亦隨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數百段分遺好事

字體帶草勁健如王會稽書朱氏後以其圃歸尤氏

隴州鸚歌

王景源云有韓奉議者爲隴州通守家人得鸚歌忽語家人曰鸚歌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歌一往卽死生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卽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鸚歌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鷂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渴爾家人卽啓籠及與解所繫縞線且祝其好去鸚歌亦低首答曰娘子憊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亦悵然者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憇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卽有鸚歌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歌也你到京師切記爲我傳語通判宅眷鸚歌

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  
鸚歌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  
達其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余曰昔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  
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鄭公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  
能自言苦寒思歸況二女之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歸之  
又明皇時太真妃得白鸚鵡聰慧可愛妃每有燕遊必置之輦竿  
自隨一日鸚鵡忽低首愁慘太真呼問之云鸚鵡夜夢甚惡恐不  
免一死已而妃出後苑有飛鷹就輦攫之而去宮人多於金花紙  
上寫心經追薦之者此又能通曉夢事則其靈慧非止一鸚歌也

### 野駝飲水形

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葬地數  
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遙語謂  
曰汝尋葬地已得之否野駝飲水形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

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某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  
誠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卽  
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卽用之

春渚紀聞卷第六

韓青老農何 蓮 撰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后山往杏園

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己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異世可時爲登封令夜夢無己見別行李遽甚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遊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己逝矣

坡仙之終

冰華居士錢濟明丈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後云建中靖國元年



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決議爲毘陵之居六月自儀真避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臥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言者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鑰失匙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卽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研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鄒陽十三世

蓮一日謁冰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

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紫府押衙

雪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髻髻頽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領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

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裕陵晬賢士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懽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歎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旣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箠于地卽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卽曰安心熟寢乃挈箠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卽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卽有黃州之命則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

嘉父嘉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遊縲綆之中之語蓋言軾轍皆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誠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於是語塞云

### 墨木竹石

先生戲筆所作枯株竹石雖出一時取適而絕去古今畫格自我作古蘧家所藏枯木并拳石叢篠二紙連手帖一幅乃是在黃州與章質夫莊敏公者帖云某近者百事廢懶唯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觀也後又書云本只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是公亦欲使後人知之耳

### 裕陵惜人才

春法卷六  
三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懌後公於哲廟朝表薦先子博士備論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其說蓋出于此

著述詳攷故實

秦少章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於錢塘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書明光詞

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爲餘杭通守時字云紅杏了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

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既不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醅醢也

論古文俚語二說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至晉宋間句爲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於崔蔡史載文姬兩詩特爲俊偉非獨爲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閑散耐富貴忍癢真有道之士也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蘧家寶之甚久後入御府世無傳此語者故錄于此

題領巾裙帶二絕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尙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卽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驚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又於陶安世家見爲劉唐年君

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  
綵牋半接西湖橫綠草雙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  
寶也

營妓比海棠絕句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  
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  
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  
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  
言及李琪卽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  
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  
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太白胸次

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摘詞摘句爲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

間殺生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  
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汚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  
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爲可留縻之不可矧肯求又云平生不識  
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噴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賦詩聯詠四姬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十三十  
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墨一軸字畫欵傾龍蛇飛動乃  
是張無盡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壻家爲  
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卽續之爲小賦  
云道得徵章鄭趙姓稱孫姜閻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  
坐於冰清之仄三英粲兮旣暮而張夫人復還其一還乃閻姬也  
最爲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  
使君三尺毬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簷



樂語畫隸三絕

蓮於揚州得先生手畫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園未必無杏銀鑲  
終須有鉛荇帶豈能欄浪藕花却解留蓮其後又作漢隸書子瞻  
禹功同觀真三絕也

秦蘇相遇自述輓誌

先生自惠移僮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  
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  
某常憂少游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亦嘗自爲誌墓文封付從者  
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別初少游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  
後期遊汗漫蓋識於此云

牛酒帖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於傳錄者多矣獨  
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而語特有味云今日有數客飲酒而

純臣適至秋熱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臧任見大王  
既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隣耕牛適病足乃以爲禽飲既醉遂從  
東坡之東直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  
城之外是與客飲酒私殺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不知純臣  
者是何人豈亦應才當與往還人也

饋藥染翰

先生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攜一藥囊遇有疾者  
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  
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  
間拱立以俟公見卽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  
筆倦或案紙尙多卽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  
名及佛偈者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寫畫白團扇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自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至懊恨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寥寥子同登方丈卽顧謂寥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卽謂寥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卽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僧難待仄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

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卽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觀書用意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時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書予對以方讀晉書猝問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此

筆下變化

晁丈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迺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點識也

馬蹶答問

元祐三年北國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卽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銜勒在御雖

小失無傷也

蘇劉互謔

劉貢父舍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晚年雖得大風惡疾而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也一日與先生擁爐於慧林僧寮謂坡曰吾之隣人有一子稍長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偶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媿之乃引罪而請其父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庶幾可成以雪前恥也其父大喜卽擇日具酒肴以遣之旣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所恃以爲窮年之養者子也今子去我而遊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也蓋譏先生前逮詔獄如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絕口先生卽謂之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旣出而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從

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能乘夫子之出相從尋訪親舊因之閱市否衆忻然許之始過闔閭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於是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蹕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爲闊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卽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已而羣弟子因目之爲避夫子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

### 回江之利

先生元祐四年以內相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陰盡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閑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開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陽而公詩有坐

陳三策本人謀唯留一諾待我畫謂此又云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又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議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爲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爲代有諛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遷用亡尼之資遺患至今往來者惜之

翰墨之富

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禛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輪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而紹興之初余於中貴任源家見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

宸奎閣記行書南遷乞乘舟表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  
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處見自虜中還得責  
呂惠卿詞於王信仲家人針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妹德化縣  
君文與余世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酒醉草十紙龍蛇飛動皆非  
前後石刻所見者則德麟趙文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乎妙  
定之語爲不虛也

龍團稱屈賦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骨槌兒血羹客有須薄茶  
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茶能言當須稱屈先生  
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  
龍團稱屈爲韵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  
今亡矣惜哉

贗換真書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掩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卽呼味道前訊問其掩中杲何物也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人集錢爲赴省之贖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史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春渚紀聞卷第七

韓青老農何 蘧 撰

詩詞事略

牧之詩誤

十洲記載鳳麟洲上多麟鳳人取鳳味及鱗角合煎爲膠號集賢膠又名連金泥漢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嘗於上林續弦者是也而杜牧之詩有天上鳳凰難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恐髓字誤然髓亦安可爲膠也

冬瓜堰詩誤

雲溪友議載酒徒朱冲嘲張祐云白在東都元已薨鸞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祐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祐時爲堰官也按承吉以處士自高諸侯府爭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豈肯

屈就堰官之辱耶金華子雜說云祐死子虔望亦有詩名嘗求濟於嘉興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宏慶曰祐子守冬瓜已過分矣此說似有理也

作文不憚屢改

自昔詞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窮歲月十年成一賦者白樂天詩詞疑皆衝口而成及見今人所藏遺藁塗竄甚多歐陽文忠公文既畢貼之墻壁坐臥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蓬嘗於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藁其和歐叔弼詩云淵明爲小邑繼圈去爲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邑二字作縣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如初語未免後人疵議又知雖大手筆不以一時筆快爲定而憚於屢改也

司馬才仲遇蘇小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  
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牕幾陣黃梅雨才  
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  
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唐蘇  
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  
檀板輕籠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渚不踰  
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  
登舟卽前聲喏繼而火起舟尾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  
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  
嶺以至新堤坡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  
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薦景文得

隰州以歿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纊矣

趙德麟跋太白帖

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尋此趙德麟跋蓮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

暨氏女野花詩

建安暨氏女子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蜂鶯任宿房觀者雖加驚賞而知其後不保貞素竟更數夫流落而終

王子直誤疵坡詩

王子直詩話云東坡先生作程筠歸真亭詩有會看千字誅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於木杪指以爲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則龜趺正在木杪豈真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詩云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留挂木末如猿猱耶

柳荈字異

松陵唱和詩陸魯望賦吳中事云三荈涼波魚蕪動五荈春草雉媒嬌注稱遠祖士衢載柳從水而此乃從草五荈吳王獵所又有陸機荈皆豐草所在今觀所謂三柳皆漫水巨浸春夏則荷蒲演迤水風生涼秋冬則葭葦蘼蘼魚嶼相望初無江湖凄凜之色所謂冬暖夏涼者正盡其美或謂柳是水死絕處故江左人目水之停滯不湍者爲柳不知笠澤何獨從草必有所據也

穿雲裂石聲

東坡先生和崗字詩云一聲吹裂翠崖崗蓬家藏公墨本詩後注

云昔有善笛者能爲穿雲裂石之聲別不用事也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玉川子月食詩官爵奉董秦恐指董偃秦宮也

徐氏父子俊偉

東坡帥杭日與徐璿全父坐雙檜堂公指二檜曰二疏辭漢去璿應聲云大老入周來公爲擊節久之璿之子端崇字崇之少時俊偉落筆千字有人得山谷道人清江詞示之者崇之曰山谷當今作者所知漁父止此耶或請爲賦援筆立就其末魯邠司寇陳義高三閭大夫心徒勞相逢一笑無言說去宿蘆花又明月識者奇之政和間余過禦兒訪其隱居坐定爲余曰數夕頗爲飛蚊所擾夜不能寐因得一絕句云空堂夜合勢如雲溝壑寧思過去身滿腹經營盡膏血那知通夕不眠人時蔡京當國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賦外橫歛以供花石之費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無敢形言

者崇之託以規諷云

關氏伯仲詩深妙

鐘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遙分遠近村此余友關子東西湖夜歸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妙也關氏詩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東二兄子容子開皆稱作者野艇歸時蒲葉雨縑車鳴處棟花風江南舊日經行地盡在于今醉夢中又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竿春睡酣爲報隣雞莫驚起且容歸夢到江南此子容詩也世傳以爲東坡先生所作非也

雞人唱曉夢聯詩

建安郭周孚未第時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雞人唱曉沉潛際漢殿傳聲彷彿間郭於夢中口占續之云自慶寒儒千載遇夢魂先得覲天顏繼於余中榜登甲科初與同袍伏闕以待唱第忽聞岩巖間有連聲長歌了不成詞調不覺問其旁坐有應之者曰此所



謂雞人唱曉也郭欣然悟前詩之先定後恬於仕進官至員郎所至以清慎稱云

夢讀異詩

莫養正崇寧初在都下夢人持數詩相視內一篇語皆剗剗不可解既醒獨憶兩聯云火輪方擊穀風劍已飛鋌諸天互魔擾救護世尊忙不知何謂也

熙陵獎拔郭贊

先友郭照爲京東憲日嘗爲先生言其曾大父中令公贊初爲布衣時肄業京師皇建院一日方與僧對弈外傳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龍潛日嘗判開封府故有南衙之稱忘收棋局太宗從容問所與棋者僧以郭對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隱卽前拜謁太宗見郭進趨詳雅襟度朴遠屬意再三因詢其行卷適有詩軸在案間卽取以跪呈首篇有觀草書詩云高低草木芽爭發多少龍蛇眼未開

太宗大加稱賞蓋有合聖意者卽載以後乘歸府第命章聖出拜之不閱月而太宗登極遂以隨龍恩命官爾後眷遇益隆不十數年位登公輔蓋與孟襄陽賈長江不侔矣

顏幾聖索酒友詩

錢塘顏幾字幾聖俊偉不羈性復嗜酒無日不飲東坡先生臨郡日適當秋試幾於場中潛代一豪子劉生者遂魁送舉子致訟下幾吏久不得飲密以一詩付獄吏送外間酒友云龜不靈兮禍有胎刀從林甫笑中來憂惶囚繫二十日辜負醺酣三百盃病鶴雖甘低羽翼罪龍尤欲望風雷諸豪俱是知心友誰遣尊疊向北開吏以呈坡坡因緩其獄至會赦得免後數年一日醉臥西湖寺中起題壁間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數日而終

米元章遭遇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

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卽  
縮袖舐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光開雲蒸  
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又一日上與  
蔡京論書良岳復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研而上指  
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芾書成卽捧研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  
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卽抱負  
趨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  
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何張遺句南金錄

蓮仲兄邁字子薦兒時嘗過僧居賦藏筠軒詩云不使翠分旁牖  
去却緣清甚畏人知踰冠而卒與友人張圖南伯鵬者俱寓居餘  
杭又姻家也伯鵬亦不幸早世伯鵬嘗與余分韻賦詩繼有一詩  
督余所作云坐中病競分明久驢上敲推兀未裁用事精穩如老

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觀其所止也余嘗集二人遺句名之曰南金錄且爲之跋云方二人爲童子時已有星心月脇中語驚動老成逮其知學復觀其所以因材自勵期於至遠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驥驟而問途是心豈在夫較縈策之妙於蟻封之間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見於後獨此編耳覽者不以爲過言

李媛步伍亭詩

蓮兄子碩送客餘杭步伍亭就觀壁後得淡墨書字數行彷彿可辨筆迹迥媚如出女手云夜臺夜復夜東山東復東當時九龍月今日白楊風後題云李媛書詳味詩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後荒園有數十塚疑塚間鬼憑附而書不然好事者爲鬼語耳

漁父詩答范希文

關子東云范希文嘗於江上見一漁父意其隱者也問姓名不對

留詩一絕而去獨記其兩句云十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  
義

王林梅詩相類

王舒公嘗賦梅花詩云須臾黃金危欲墜帶團紅蠟巧能粧與林  
和靖所賦一聯極相似林云蕊訝粉綃裁太碎帶凝紅蠟綴初乾  
或謂移林上句合王下句似爲全勝

蘇黃秦書各有僻

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爲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  
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秦七丈則書鬼詩余家收  
山谷所書禪句幾三十餘首有云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  
蹄踏蹄水中嘴對嘴與自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佛祖  
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此二詩人間計有數十百紙矣百  
花橋下木蘭舟破月衝烟任意流金玉滿堂何所戀爭如年少去

來休又溘爾一氣散去託萬鬼隣四大不自保况復滿堂親膏血  
汗厚土化作丘中塵空牀橫白骨奄忽千歲人秦七丈屢書此二  
詩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本

罵晉詩對

福唐張道人多與人言偈語人禍福如徐神公言法華既過無不  
神驗者然亦時有戲劇警動小人者郡有胥魁其性剛悍素爲郡  
人所惡偶以年勞出職既府謝而出躍馬還家道逢道人衝突而  
過既內不自安下馬挽張且求偈言張於茶肆取紙大書與之曰  
畜生騎畜生兩箇不相爭坐者只管坐行者只管行胥覽之大慙  
而退余兒時嘗聞魏處士隱居陝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爲惡詩  
嘗至東郊舉示魏及言其精於屬對魏甚苦之而不能却也一日  
忽有數客訪魏而王至云某夜得一聯似極難對能對者當輸一  
飯會衆請其句云籠牀不是籠牀蚊廚乃是籠牀方竊自稱奇而

魏卽應聲曰我有對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驢紂乃是孔目一座稱快王卽拂袖而出終身不至草堂也蓋小人僭妄不可堪忍雖大修行人與大雅君子箭前在機上不得不發也

陸規七歲題詩

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歲不能言一日忽書壁間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宮中數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向人間自此能言語後登進士第官至卿監壽八十而終

辨月中影

王荆公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至東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言桂兔蟆俗說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窮理盡性固當無可議者然尙有未盡解處今以半鏡懸照物像則全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

兔有雄雌

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無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則木蘭詩云雌兔眼迷離雄兔脚撲握何也先生徑山詩有煖足惟撲握若雄兔在月則徑山正公又非得而煖足也

詩句七十二取義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札札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何義也

花色與香異

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此趙文德麟賦玉簪花詩也歷數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至於菊則花白者輒無香花之黃者十亦八九無香至於菊則黃者乃始有香是亦所稟之異未易以理推者也

後山評詩人



後山詩評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  
直以奇獨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無不好者至荆公之論則云  
杜詩固奇就其中擇之好句亦自有數豈後山以體製論而荆公  
以言句求之耶

春渚紀聞卷第八

韓青老農何 蓮 撰

雜書琴事

附說

辨廣陵散

廣陵散傳稱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韓臯又從而爲之說云康製此曲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毋丘儉諸人繼爲揚州都督咸謀興復俱爲晉宣父子所殺揚州故廣陵地康避世禍託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臯誠賞音者然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爲揚州耳又劉潛琴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按夔在漢爲雅樂郎魏武平荊州得夔喜甚因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慢商之聲似不因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

明矣政和五年二月十五日烏戌小隱聽照曠道人彈此曲音節  
殊妙有以感動坐人者或疑前後所傳之異因以所聞并記坐人  
所舉琴事參而書之

### 六琴說

爾雅大琴謂之離二十七絃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  
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爲九漢高祖入咸陽宮得銅琴十三絃  
銘之曰璠璵之樂馬明生仙遊見神女於玉几上彈一絃琴而五  
音具奏此六琴雖損益各有意義而世所共傳者七絃也余於是  
知法出乎堯者雖亘千古而無弊非智巧所能變易也

### 古琴品飾

秦漢之閒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瑤琴綠綺之號西京  
雜記趙后有琴名鳳凰皆用金隱起爲龍鳳古賢列女之像嵇叔  
夜琴賦所謂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爰有龍鳳之像古人之形是也

古聲遺製

余謂古聲之存於器者唯琴音中時有一二不患其器之樸拙使人援絃促軫想見太古自然之妙然後爲勝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略無華飾以最古蛇腹紋爲奇至有縫張池坼而聲不散者亦不加完獨此有三代遺製云

叔夜有道之士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成聲言其哀心未忘也夫哀戚之心存於中則絃手犂然而不諧此理之必然者余觀嵇中散被譖就刑冤痛甚矣而叔夜乃更神色夷曠援琴終曲重嘆廣陵之不傳此真所謂有道之士不以死生嬰懷者若彼中無所養則赴市之時神魄荒擾呼天請命之不暇豈能愉心和氣雍容奏技如在豫暇時耶惜哉史氏不能逆彼心寄表示後人謂其拳拳於一曲失士多矣

明皇好惡

唐明皇雅好羯鼓嘗令待詔鼓琴未終曲而遣之急令呼寧王取羯鼓來爲我解穢噫羯鼓夷樂也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爲穢而欲以荒夷淫淫之奏除之何明皇耽惑錯亂如此之甚正如棄張曲江忠鯁先見之言而狎寵祿山側媚悅己之奉天寶之禍國祚再造者實出幸也矣

蔡嵇琴賦

蔡中郎琴賦云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玩人知藏摧毓養四字之妙雖試手調絃已勝常人十年上用

擊琴

宋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客有以飭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蓋自惲始近世不復傳此正恐失古人搏拊之

意流入箏筑耳

有道之器

褚彥回常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  
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  
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慙離不可得已彥回風流和韻施之燕閒故  
是佳士若當艱危之際以一家物與一家亦痛其須髯如棘無丈  
夫意氣耳

聞弦賞音

蕭思話領右衛軍嘗從宋武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宋武  
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之曰賞卿有松石間高意余謂  
促軫動操超然有高山遠水之思者故不乏人而聞弦賞音最爲  
難遇此伯牙所以絕弦於鍾期之死也

琴趣

鳴弦轉軫要先有鉤深致遠之懷不規規於絃手之間期較工拙便爲造微入妙如孫登彈琴頽然自得風神超邁若遊六合之外者桓大司馬謝祖仁於北牖下彈琵琶自有天際意此爲得之

焦尾

搜神記載吳人有以枯桐爲爨者蔡伯喈聞其爆聲知其爲良桐請於主人削之爲琴果有殊聲而燒痕不盡因名之焦尾後人遂倣之如林宗折巾飛燕唾花皆以醜爲妍也

雷琴四田八日

東坡先生書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語不曉其何謂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後人思之耳蓋古雷字從四田四田折之是爲八日也

記墨

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銑澤出陳瞻之  
右文路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烟一奩見公且請以指按烟指起  
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湯淪起指公對啜云當  
自有龍麝氣真烟香也凡墨入龍麝香奪烟香而引蒸濕反爲墨  
病俗子不知也

陳瞻傳異人膠法

陳瞻真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  
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濕潤初不蒸則此其妙處也又受異  
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瞻取  
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完者二十笏爲寄曰此因膠  
緊所致非深於墨不敢爲獻也試之果出常製之右余寶而用之  
并就真定公庫轉置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胡馬南渡一掃  
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緣瞻在宣和閒已自貴重斤直



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贍死婿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卽死。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贍婿而所製不及淵。亦失贍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直舍中。谷嘗至。負墨篋而酣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篋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不過五兩之制。亦遇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於枯井而死。體皆柔軟。疑其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墨隱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真氣之力也。

漆烟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繪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爲漆烟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祕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烟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其爲人有信義前後爲余製墨計數百笏庚子寇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爲余言膠法并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槩至微妙處雖其子宴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宴先珪卒其法遂絕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孜墨並而孜墨反出

其下遠甚余叩之曰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攷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烟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攷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過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卽小几磨試而忽失所在後二年浚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莊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有鑒裁因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洙泗之珍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洙泗之珍佳墨也

二李膠法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銘曰柴珣東瑤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寧已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昱關珪弟瑱郭遇明皆有聲稱而精於樣製

買烟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修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烟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如沈珪汪通輩或不自入山亦多卽就二人買烟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軟劑出光墨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紫霄峯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峯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遇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

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脂數餅故墨色豔發勝用丹砂也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澥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遊其家所藏不過數笏而余於李漢臣丈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眞家寶也神廟朝高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其自珍秘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爭相誇玩云大觀閒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製珪作

壁

此墨亦非近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真也

寄寂堂墨如犀壁

晁季一生無它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壁也

精烟義墨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衆美以爲

善也

唐高宗鎮庫墨

近於內省任道源家見數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出御府所賜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而不著墨工名氏

十三家墨

余爲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粲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閒視之其黑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製名多蹈襲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關珪國

初張遇後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黔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烟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贍之後又有梅贍云耿德真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雜取樺烟

三衢蔡瑄雖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膠皆出衆工之下其煤或雜取樺烟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烟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烟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少師吳玠於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墨磨人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桐華烟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華烟其製甚堅薄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研閒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於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於此

唐水部李慥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

部員外郎李慥製云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  
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  
源竟惜不與也



春渚紀聞卷第九

韓青老農何 蘧 撰

記硯

端溪龍香硯

臨汝史君黃莘任道所寶龍香硯端溪石也史君與其父孝綽字逸老皆有能書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硯深紫色古斗樣每貯水磨濡久之則香氣襲人如龍腦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終其子材納之壙中

歙山斗星硯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至遷寓莊戶之廬莊戶硯工也夜有光起于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爲硯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爲斗星硯汪自是

春澤卷九  
家道饒益懼爲要人所奪祕不語人每爲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臘之亂亡之矣僧謙云

龍尾溪月硯

三衢徐氏所寶龍尾溪石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隨月虧盈是亦異矣余母舅祝君子與之姻家數見之今不知所在

玉蟾蜍硯

吳興余拂君厚家所寶玉蟾蜍硯其廣四寸而長幾倍中受墨處獨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與許師聖崇寧閒過余氏借觀時君厚母喪在殯正懷硯柩側已而聞袖中噴然有聲視之蜍腦中裂如絲蓋觸尸氣所致也

端溪紫蟾蜍硯

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

吳興陶安定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硯其腹疵垢真數百年物也其蓋有東坡小楷書銘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隱避光明入岩骨琢磨黝頰出尤物雕龍淵懿傾解渤安世屢欲易余東坡醉草未許而以拱璧易向叔堅矣卽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

丁晉公石子硯

黃叔幾爲余言丁晉公好蓄瑰異宰衡之日除其周旋爲端守屬求佳硯其人至郡前後所獻幾數百枚皆未滿公意一日硯工見有飛鷺翹駐潭心意非立鷺之所因令沒人視之見下有圓石大如米斛塊處潭中似可挽取疑其有異卽以白守集漁戶維舟出之石旣登岸轉仄之間若有涵水聲硯工視之賀曰此必有寶石藏中所謂石子者是也相傳天產至珍滋陰此潭以孕崖石散爲文字之祥今日見之矣卽叢手攻剖果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鵝卵色紫玉也中剖之爲二硯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報書云硯應

有二何爲留一自奉得無効雷豐城之留莫邪否此非終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寶不可萃于一家以啓人貪心託以解職後面獻而公以擅移陵寢事籍其家矣而硯不知所在

### 金龍硯

余友何持之滕莊敏之甥所蓄瑰異多外舅故物而有賞鑒爲余言其親黨氏有先爲端州者得二岩石硯璞藏之再世矣後其孫於京師得鐵鏡背銘高古有道人請爲磨治云須得美石有鋒刃而不剝如端溪石者發其光彩則盡善矣因以一璞付之鏡明以歸曰是非尤物硯璞殆希世之珍非與我百千不能賞余精識且出斯寶也其孫驚異許之而持璞去三日來示曰使公見其梗槩也細視之則石面脈理深青色盤絡如柏枝狀漫不曉其爲何等物也道人索酒引滿大笑復持璞去曰後十日可賀請宿備所償之直吾將遠遊湖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硯硯正圓中徑七八寸渾

厚無眼如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粲然畢具會有知者卽以進御或言禁中先已有一硯矣

### 呂老煨研

高平呂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煨出視之瓦礫也有教之爲研者研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爲誌呂老旣死法不授子而湯陰人盜其名而爲之甚衆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直至呂老所遺好奇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研不可得者研出於陶而以金鐵物劃之不入爲真余兄子碩所獲而作玉壺樣者尤爲奇物余嘗爲之銘曰真仙戲幻煨瓦成金老呂受之鑄金作瓦置之籬壁以睨其璞顧彼瓴甃爲有慙德範而爲研以極其妙則金瓦幾於同價

### 澄泥研

悟靖處士王衷天誘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堅澤如端溪石扣之



鏗然有聲以金鐵劃之了無痕壘或疑是澤州呂老所作而研首無呂字其製巧妙非俗士所能爲天誘云米元章見之名孫真人研是非固無所稽考自是一種佳物也

### 銅雀臺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築銅雀臺其瓦初用鉛丹雜胡桃油搗治火之取其不滲雨過卽乾耳後人於其故基掘地得之鑱以爲研雖易得墨而終乏溫潤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錫文爲真每研成受水處常恐爲沙粒所隔去之則便成沙眼至難得平瑩者蓋初無意爲研而不加澄濾如後來呂研所製也章序臣得之屬余爲詩將刻其後云阿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惜時無英豪磔裂異肩踝終令盜坏土埏作三臺瓦雖云當塗高會有石槽馬人愚瓦何罪淪螿鬚梧槽錫花封雨苔鴛彩晦雲罅當時丹油法實非謀諸野因之好奇士探琢助揮寫歸參端欵材堅澤未渠亞章侯捐

百金訪獲從吾詫興亡何復論徒足增忿罵但嗟瓦礫微亦以材  
用捨從令瓴甃餘當擅瓊瑰價士患德不修不憂老田舍

南皮二臺遺瓦研

魏武都鄴築三臺以居銅雀其一也最爲壯麗後世耕者得其瓦  
於地中好事者斲以爲研號爲奇古歐陽文忠公嘗得於謝景山  
作歌以酬之者是也魏武旣破袁紹於冀州紹死逐其子譚於南  
皮築臺以候望其軍而名曰袁候臺魏文帝與吳質從容遊集於  
南皮亦築臺以居名讌友至今南皮有二臺故址在焉人有得其  
遺瓦形製哆大擊之鏗然有聲吾之子蓮取其斷缺者規以爲研  
其堅與鐵石競屢敗斲工之具僅能窳之而特潤緻發墨可用知  
昔人創物制器雖甚微者皆所不苟非若後世之簡陋也此先君  
所序而蓮銘之曰方崢嶸煥奕於一時之盛兮詎知夫隆棟必傾  
而華榱終折泊毀擲埋委於千載之下兮孰期乎澡澤薦藉而參

夫文房四寶之列蓋物之顯晦也有時而事之興廢也常迭遺材良而質美者雖亙千古兮不隨衆物而湮滅

端石蓮葉研

余過嘉禾王悟靖處士坐閒有客懷出蓮葉研端石也青紫色有二碧眼活潤可愛形製復甚精妙正如芳蓮脫葉狀其薄如五六重紙大如掌磨之索索有聲而墨光可鑒也其人甚惜不可得特記其精製喻研工終不能爲也

風字晉研

風字研石色正青紫相參無眼甚薄研心磨已窪下背綠皴剝殆非近代物與墨爲入光灑如漆王天誘見之以爲晉研後易銅鑑於章序臣序臣攜至行朝爲一嗜研貴人力取去其所蓄數百枚而此研爲之冠也

烏銅提研

烏銅提研余於錢唐得之製作非近世所爲柄容墨漿可半升許亦爲章序臣易去關子東見之而銘之曰鑄金爲觚提攜顛倒時措之宜發於隱奧寒暑燥濕不改其操君子寶之庶幾允蹈

古斗樣鐵護研

余兄宗勝所用鐵護研端溪石正紫色無眼古斗樣溫潤如玉爲滌者墮地缺其受水處慨惜之餘乃取以漆固而鐵護其外中固無傷也蓮銘之曰左著馬宮形則虧矣胸中之書震耀百世

吳興許採五研

吳興許採字師正字畫規模鍾司徒殆窺其妙自爲兒時已有研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幾至百枚猶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則以研瓮壙無遺恨矣最佳者得蔡君謨所寶端溪研一圓厚寸餘中可徑尺色正青紫綠有一眼才如著說筆大名之景星助月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樣色紺青類洮河石面有十數量金翠周閒與孔雀

毛閒金花正相類甚宜墨而不知石所從出又一端石古斗樣長尺餘馬肝色下有王禹玉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又圓研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極窪下溫潤發墨師正常所用者莫養正爲之銘曰圓如月窪如尊勿謂其琢削不巧見謂椎魯無文卽而視之其中甚溫又一端石玉堂樣者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且爲之銘云君子取友必端子有韞玉之美復具眼而知默祈漸摩以窮年何爲子之三益也

趙水曹書畫八硯

水曹趙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見重於前輩蓬先博士爲徐州學官日趙獻狀開鑿呂梁百步之嶮置局城下最爲周旋其重定華夷圖方一尺有半字如蠅頭而體製精楷蘇州張珙妙於刊鐫三年而後成甚自祕惜不易以與人與其所獲丁晉公家王右軍小楷樂毅論續藏自隨得之者以爲珍玩先子所得才三四數也其所

用硯端石長尺餘闊七八寸溫潤宜墨雲端石若此大者至艱得  
求之十年而後獲上下界爲八硯云性懶滌硯又不奈宿墨滯筆  
日用一硯八日而周始一濯之則常用新硯矣故名八面受敵云

趙安定提研製

研譜稱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爲數板用精鐵爲  
周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家者歷代寶口余於崇寧閒見安定郡  
王趙德麟丈所用一枚作提研製紹興四年復拜公于錢塘湧金  
門賜第出研案閒云生平玩好盡喪盜火而此研常所受用復外  
拙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撫之悵然也近章伯深偶於錢塘  
鐵肆中得一枚絕與趙類而非是也求易余東坡所畫鶻竹而得  
之工製堅密今人不能爲也

龍尾溪研不畏塵垢

涵星研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於

外姪黃材成伯黃以嗜研求爲婺源簿既至顧視一老研工甚至  
秩滿而研工餞之百里探懷出此研爲贐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  
收無此研也黃始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每研  
必得珍石則龍尾溪當泓爲鯨海不給也此石歲採不過十數幸  
善護之然研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不滌而  
磨墨如新此爲勝絕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滌得此用之終身云莫  
養正爲之銘曰膚寸之珍雲蒸霧出小而有容如摩詰室老何肺  
腸與之爲一季子受之周旋勿失

鄭魁銘研詩

永嘉林叔容所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面徑七八寸下有  
鄭魁銘詩隸字甚奇云仙翁種玉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鯨血鑿  
成天馬蹄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魍魎奪山行亦自攜研  
之妙美盡於銘詩而末句所寄旨哉

李端叔銘僧研

比邱了能著端研古斗樣青紫色有二眼碧暈活潤背有李端叔銘云踏確是向上機不識字是第一義遂乃傳子傳孫至今爲祥爲瑞有美了能比邱人上長出一頭名字半露消息伎倆非聞思修發明前身不識字後身湧出江河流墨可泐一能兩身具眼者識李文家集遺此銘故錄之

躍魚見木石中

徐州護戎陳臯供奉行田閒遇開墓者得瑪瑙孟圓淨無雕鏤紋孟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卮也陳用以貯水注硯田閒硯之中有一鯽長寸許游泳可愛意爲偶汲池水得之不以爲異也後或疑之取置缶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臾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終無形體可拘復不可知爲何寶也余視之數矣時水曹趙子立被旨開鑿呂梁之嶮辟陳督役目覩斯異因言其



頃在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寺市得一異石將爲紙鎮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與玉工歎息數四曰此寶非余不能精辨餘人一錢不直也持歸幾年了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泓水一鯽躍出撥刺于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孟之類也余又記虜庭雜記所載晉出帝旣遷黃龍府虜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盃魚盆爲獻金盃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治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遂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鑄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銅蟾自滴

古銅蟾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滿中置蜍研仄不假人力而蜍口出泡泡殞則滴水入研已而復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見而甚異

之求以古書博易申公不許後失之或見之寶晉齋申公之孫伯深云

雷斧研銘

余經雪川偶得數雷斧於耕夫雖小大不等而體皆如玉因擇其厚者窪而爲研膚理銳澤取墨磨研而墨光可鑒但恨其大而薄者不容窪治則以鐵爲周郭如青州提研所製亦几案閒一尤物也因銘之曰石化殞星龍兩刀槩是從震霆散墜風雹形實斧也其質玉璧窪而爲硯以資銳澤與翰墨而周旋誅姦諛之死魄



春渚紀聞卷第十

韓青老農何 遠 撰

記丹藥

序丹竈

丹竈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於談訪者十蓋七八也然不知皆是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陽歲歉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爲金化鐵爲銀以救饑人故後人以煨粉點銅者名其法曰丹陽以死砒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茆亦有取丹頭初轉伏朱以養黃茆死礪以乾汞如漢之王陽婁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成鴉嘴金以助國用者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真龜毛兔角而爲之致禍者十八九也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真訣知而不爲者章申公黃八座道夫皆訪求畢世費資鉅萬而了無一

遇者

風翔僧煨朱鎔金

東坡先生初官鳳翔日遇一老僧謂之曰我有煨法欲以相授幸少憇我廬也坡語僧曰聞之太守陳公嘗求而不與我固無欲乃以見授何也僧曰我自度老死無日而法當傳人然爲之者多因致禍非公無可授者但勿妄傳貪人耳後陳公知坡得之懇求甚力度不可不與陳得而爲之不久果敗官而歸其法以一藥煨朱取金之不足色者隨其數每一分入煨朱一錢與金俱鎔既出坯則朱不耗折而金色十分耳穎濱遺老亦詳記之龍川錄云

居四郎伏硃煨丹砂

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煨朱法其法取辰錦顆塊砂不計多少以一藥鋪蓋煨之朱已伏火卽日用炭火二兩空養不論歲月要用卽取水銀與足色金對母結成母砂子取

煨朱細研以津調勻塗砂毬上熾炭十斤籠砂煨之俟火半紫焰  
起去火出寶淬梅水中則俱成紫磨金不再坏溶便可製器用也  
而老居未嘗對人言亦未輒用一錢也臨終呼世英語之曰我之  
煨法世唯語韓魏公矣非魏公德業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  
當授汝汝分中合得後自當有授汝者然亦素知我有此法必費  
妄求訪以盡資用因語數法皆不能成寶世謂熬法者授之并語  
目睹數人緣此而致禍者以戒之

瓢內出汞成寶

承議郎賀致中爲余言任德翁之猶子嘗隨德翁入都艤舟相國  
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藥瓢云吾視官人蓋留心丹竈  
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爲贈夜以水銀一  
兩投中翌早收取二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此理然亦不能違其  
請傾篋得百錢與之袖瓢而歸夜取汞試納瓢中置之枕閒次夕

醉中探手撼瓢則其聲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爲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傾器中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真仙丹藥所製汞感丹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卽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真仙神化無方非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累資用素窘旣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爲己奉不踰年一病而卒瓢亦隨失之也

### 丹陽化銅

薛駝蘭陵人嘗受異人煨砒粉法名丹陽者余嘗從惟湛師訪之因請其藥取藥帖抄二錢匕相語曰此我一月養道食料也此可化銅二兩爲爛銀若就市貨之煨工皆知我銀可再入銅二錢比常直每兩必加二百付我也其藥正白而加光璨取棗肉爲圓俟溶銅汁成卽投藥甘鍋中須臾銅中惡類如鐵屎者膠著鍋面

以消石攪之傾槽中真是爛銀雖經百火柔軟不變也此余所躬親試而不誣者後亦許傳法而賊亂不知所在矣

煨消愈疾制汞

姑蘇查先生得煨消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而法不傳也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消作孟今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僧有周旋過而詢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消所成也當取汞置孟中就火試之果致汞死僧更以爲希世之遇卽往禮謝再三且語其孟之異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孟用力將竭可攜來爲公加藥爲之也僧取孟授查卽碎孟別鎔所臨大河俟消成汁卽鉗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懊恨而歸

點銅成庚

法空首座無相師雪川人與余爲姻家待制公沈純成之季也一



舉不第遂祝髮以求出世法閒亦留心煅事嘗於焦山與僧法全語及點化而全云我術正是點茆耳空曰出家兒豈當更學此若一有彰敗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異此止以一藥點銅爲金而所患制銅無法於骨董袋中攜行或爲人所窺爾因出一紙裹視空質溪沙也而加重且抄數錢匕令空烹之通夕不能成汁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銅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拜禮稱贊云目所未見也復日加延款且請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奇禍實無益於人也請爲師言其自也我年二十無家爲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歷年無成因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訪未遠今當各散行以十年爲期却以此月此日會于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卽道死矣遂舉酒爲約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閒我卽留二浙轉首之閒忽復至期出豐樂橋三

人者次第俱集相持歡甚劇飲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一  
弗法差似簡易卽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於成都藥市遇  
一至人得去量藥彼云奇甚而我未試也因取同烹而色益黃意  
謂藥少未至增藥再烹及出坯中則真金矣更相驚喜袖市肆中  
云良金也衆復相與謀曰常聞京師藥家金肆爲天下第一若往  
彼市之無疑則真仙祕術也復被而行至都以十兩就市藥氏取  
其家金較之則體柔而加紫焰卽得高直以歸時共寓相國寺東  
客邸中復相慶曰我輩窮訪半生今幸遇此可以安心養道矣萬  
一未能免俗則飲酒食肉可畢此生今當共作百兩分以爲別卽  
市半邊官醞大嚼酣飲而烹銅不虞銅汁濺發火延于屋風勢暴  
烈不可救撲火馬四至三人者醉甚而我獨微醒徑破烟焰從稠  
人中脫命而出懼有捕者素善泅卽投泔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  
下鎖始敢登岸方在水中卽悔過祈天且誓爲僧及不復再作或

遇幹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啟天爲之不敢毫髮爲己用也况敢傳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緣事可與衆集福者我當分藥點治雖百兩不靳也空既聆其說亦不敢深逼之一旦不告而去後不知所在其徒三人二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卒

草制汞鐵皆成庚

朝奉郎劉筠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卽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求用傾之不復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本朝太宗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刀透成金色或以草燃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漲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漲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至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人方呻吟牀第閒客就訊之云正爲腹漲所苦卽取藥就

釜煎一盃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卽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客邸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共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糝製

嘉禾墨工沈珪言其賣墨廬山過僧了希語及丹竈夜宿其廬希探篋取一藥示沈正琥珀色秤取二錢重用水銀一兩同入鐵銚中以蓋覆之置火上頃之作嬰兒聲卽開視以秤秤之并藥成一兩二錢黃金矣希言此是死硫也又言臨安一山寺前有翁媪市餅餌爲給而寺有僧日出坐其肆凡二十年察其翁媪日用無過費而純質如一日密語之曰我有乾汞法未嘗語人念爾翁媪甘貧於餅肆且老矣可坐受安逸翁媪卽謝而受其方并面乾汞

示之數日翁媪復攜餅餌造僧房見僧云誠謝老師見惠祕方以休養二老然老夫婦亦自有一薄術自謂不作不食不敢妄享甘心餅肆以畢餘生也乃出藥於僧前取汞糝製卽成黃金矣老僧慙慙禮謝翁媪云吾二十年與神仙俱而不知真凡骨也翁媪旣歸明日僧出訪之則空室矣

### 市藥卽乾汞

朝奉郎軍器監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安人其父宣義公故農家子後以市藥爲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難如在己也貧乏求濟傾資與之不吝焉暇日乘舟至郡與一道士同載如舊相識道士從容謂公曰子有陰德我所祕乾汞法當以授子可廣所施也卽疏方示公并令公市藥與汞取汞置鐵銚中以藥少許糝上復以器覆之置火上須臾聞銚中嬰兒聲卽揭器視之汞已枯矣公徐取汞并以所示方裹之以謝道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當竭力

所致爲之此不願爲也天或下憫我未有子倘遣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願也卽投汞與方潭水中道士笑謝曰非我所及也是歲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其姊丈陳庸器讀書且囑之曰吾待汝十年遊學若至期不第卽還代我掌藥肆也建常十八歲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於李常寧榜中登科如公約也

### 藥瓦成金

李樞公慎副車李瑋之曾孫云其季公雄帥祕臧王先生手化金瓦遇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初長主召捷至爲設酒謂之曰聞先生能化金可得一見否捷曰此亦戲劇耳時坐爐側捷令取新瓦一片手段之取所酌酒盃置湯鼎上投瓦其中抄少藥糝上復注湯滿盃酒散湯已耗半取瓦視之則兩角浸湯處皆成紫磨金而一角元是新瓦也又餘杭陳祖德云嘗見呂吉甫家藏婁敬所化藥金重三十兩元是片瓦而布紋仍在也

變鐵器爲金

閤門宣事陳安止云其姻家留朝請者在鎮江常延顧一道人臨行借取案閒鐵銚云與道中煖酒用既與之數日其子相遇泗上道人以紙數重封銚還留囑曰慎勿遺墜至家呈其尊因大笑曰銚不直百錢何用見還又封護如此其勤也卽置之閒處一日取銚作糊既滌濯之視銚柄有五指痕及轉握處皆成紫金色驚歎累日傳玩親友無不歎賞者蓋是其真氣所化也

右春渚紀聞十卷宋何遠撰遠字子遠浦城人自號韓青老農父  
去非字正臣以東坡荐授承奉郎司農寺丞通判廬州遠爲東都  
遺老入南渡尙存是書前五卷陳繼儒刊入祕笈其後毛子晉得  
舊本補其脫遺始爲完書然第九卷中尙脫去一葉其後人斧季  
得見全本未及補梓盧抱經始刊於羣書拾補中此依涵芬樓舊  
藏鈔本校印原鈔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目錄後有臨安府大廟  
前尹家書籍鋪刊行一行知出宋槧完整無脫卷首有橋李項藥  
師藏印白紙藍格猶明人鈔本也戊午季秋新建夏敬觀跋